

**编者按** 科幻创作是否存在通用密码？如何在创作中发出中国声音？2025泰山幻想大会暨中国科幻高峰论坛近日举行。大会上，由复旦大学教授严锋担任主持人，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、海漉4位科幻作家，围绕“如何讲好中国故事”展开深度对话，共同探讨中国科幻在世界舞台上的表达与可能。本报摘编精彩观点，与读者分享。



图为活动现场，左起分别为严锋、刘慈欣、王晋康、韩松、海漉。泰山科技学院供图

# 科幻创作如何讲好中国故事

**问：**在全球化背景下，中国科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，最核心的创作密码是什么？如何寻找既能够体现中国特色，又能与世界产生连接和共鸣的科幻创作？

**刘慈欣（中国科幻作家、《三体》作者）：**科幻自诞生，特别是其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以来，已有一个世纪。在发展过程中，美国科幻从黄金时代充满朝气、繁荣的状态，逐步走向成熟——作品的着眼点从星空、太空转向人类自身，更多关注种族问题、技术对人的异化、性别问题等现实议题。同时，在文学表现上，吸收了现代、后现代的手法，该文类日益成熟。这些都标志着科幻作为文学体裁走向成熟。

然而，这种成熟也伴随着活力的显著减退。黄金时期那种蓬勃的活力，在当今美国科幻中已很难看到。要让中国科幻发出自己的声音，关键在于重新唤起这份活力，用科幻想象力将目光重新投向更遥远的时间与空间。

我认为科幻的力量在于呈现人类文化的共同性，而非差异。无论何种文化，在未来的想象中终将融汇为人类共同的文化。因此，中国科幻应当聚焦于想象未来中国文化与人类文化的可能性。这便是我所期待的中国科幻的发展方向。

**王晋康（中国科幻作家）：**我的观点基本跟刘慈欣一致。科幻源于科学，人类有且只有一个共同的科学体系。科幻基本按照科学世界观，或者说科学共同体的世界观，来处理世界。就是说，科幻是最具世界性的文学类型。在世界科幻中，如何发出中国的声音？

一方面，世界科幻的重心是随着世界科技强国的转移而转换的，几乎没有例外。与其他文学品类不同，科幻不遵循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特征，而是与科技的强盛密切相关。

另一方面，科幻的发展与一个民族向上的气势也有关系。如今，中华民族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气势，这种气势是当前全世界都需要的。因此，中国科幻必将大有作为，应该在弘扬科学世界观的前提下，发出自己的声音。

**海漉（中国科幻作家、世界科幻奖项雨果奖获得者）：**中国科幻的创作密码，可以用三个字概括——做自己。

中国科幻与西方科幻呈现出不同的风貌，本质上反映的是社会发展阶段的差异。美国科幻的黄金时代，伴随着社会整体的朝气蓬勃与科技高速发展，这样的环境催生了对广阔未来的想象与思想解放。而今天的中国，正处在与之相似的阶段，因此，中国科幻要走自己的路。

我国正在经历的科学发展与大规模工业化进程，在人类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。我们所走的每一步，都可视为一场宏大的社会实验。这或许正是未来中国科幻能够区别于西方科幻的核心动力所在。

**问：**《三体》把黑暗森林的“黑暗”写到了极致，那么在您心目中，关于这个世界的可能性中，有没有光明森林？

**刘慈欣：**《三体》所描绘的世界设定确实显得黑暗而令人绝望，这种现象在现代科幻作品中并不罕见。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都是悲观主义者。我们当然可以设想一个充满光明的宇宙图景，但它并不适合直接作为科幻小说的背景。如果一切都完美无缺，故事也就失去了张力。同样，若是描写一个毫无缺陷的人类未来乌托邦，读者恐怕也会觉得索然无味。

因此，小说中的黑暗描写，本质上是出于

叙事的需求，是为了让故事成立、让可能性得以展开，并不代表我认为宇宙真的如此残酷。

此外，科幻并非预言文学，更像是一种“可能性的文学”，把各种可能性排列出来。宇宙文明的道德状态可以有多种可能，包括极端黑暗、全然光明，或者两者混合的状态——既有尊重生命、共享价值的文明准则，也存在竞争、冲突甚至毁灭性战争。至于选择哪种设定全凭作者意愿，只需考虑作品的可读性。

**问：**您作品中常常从现实场景，比如地铁、医院中，突然看到一个异世界，这是否在延续从鲁迅到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超现实传统？

**韩松（中国科幻作家）：**在我的创作中，鲁迅与先锋文学带来的影响，或许比科幻本身更深刻。读鲁迅的作品，能感到一种锋利与尖锐的批判力量，但令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其中的黑暗，例如，人血馒头、阿Q被枪决，以及祥林嫂的儿子被狼吃掉等。后来我接触国内先锋文学，又结合国外后现代作品，发现他们与鲁迅的精神是相通的。仅仅把鲁迅视作批判国民性的作家并不足够，他作品中涌动的那种情绪，随着时

间推移越发清晰。

当我读到《流浪地球》时，忽然感到：这不正是鲁迅所写的世界吗？小说中那几千人在冰原上被集体处决的场景，电影虽未呈现，却透露出科幻，乃至宇宙的某种本质——黑暗、寒冷、荒芜，甚至颓废。

在我看来，科幻正是在探讨人在宇宙中的某种生存状态。我们面对黑暗、寒冷、荒芜或颓废时，怎么走出去，找到出路。我觉得这是我一直以来想通过科幻表达的东西。

**问：**您能不能从新一代的科幻作家角度，谈谈科幻的中国故事如何书写？

**海漉：**作为一个科幻迷，当我开始尝试写作时，并没有宏大的抱负，只是想从科幻角度写出一个好看的故事。我尝试过多种题材，包括中国历史，即所谓“东方科幻”，往往是从我们的历史文化中学习题材。

科幻发展到今天，一个明显的挑战是许多传统题材已被反复书写。当然，随着科学进步，新题材会不断出现，旧题材也可能焕发新的活力。比如人工智能，它在科幻中早已不是新主题，从阿西莫夫时代起就被反复

探讨。但今天，AI真正威胁到我们的饭碗时，我们会有新的感悟，旧题材因此被赋予新的感知。中国故事的书写往往是用历史的、文化的材料，讲出新的叙事。

我认为文化属性与科幻未来的发展，并没有必然关系。科幻的底层逻辑，始终是科学与人性的交织——这是人类文明共通的基石，不会因文化差异而改变。

（本版文字由科普时报记者王文洁根据高峰访谈内容整理）